

雜篇讓王篇第二十八

蘇長公謂讓王以下數篇非莊子所作予謂中有數段非莊子不能作恐有漢儒竄入語不全是而亦不全非也其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乃莊子內聖外王之學三語可以蔽全部南華此篇歷引薄富貴而重生者安貧賤而樂志者第惟北人無擇卞隨瞽光三人藐天下盜赴淵而不悔為吾儒所不取不知此人逆知今日有揖讓他日必有征誅有征誅必有篡弑有篡弑必有屠滅有屠滅必有改封建既改封建必有華犁夷庭夷亂中華之漸高士先覺故預赴淵以杜其漸耳卽南華所謂絕聖棄智而民不亂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意也此等遠見非學有淵源而大有道氣者安足以語此後有聞風而興起者自伯夷叔齊而後不多見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音甫支父字也卽支伯也子

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幽隱也猶云隱憂病

只是為物累耳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

六

牛集三

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無心於天

下者而治天下方不為天下所累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

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上言不以重務傷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

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

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

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

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

其處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為壇記壇之近仍有其墳自過其適

故不適人之適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地名農夫也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權捲捲

勤勞 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葆力謂

貌 養人非以德者 故德為未至 於是夫負妻戴攜子夫以背負物妻以首戴物手攜其子乃隱士之

風 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太王亶父音甫居邠狄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

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地土害所養也人因杖策而去之民相

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

以身為重外物為輕也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傷生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免此二患乃所謂尊生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九 牛集上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南戴曰為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

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

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搜無意於國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魏人見昭僖侯韓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

天下書銘誓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音却之攘而取則右手

廢斷而去之也 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

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

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

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攘其銘而可以

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攘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

於失一臂矣為至輕而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

先焉顏闔守陋闔苴布之衣而自飯牛喂牛食也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音余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

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誤也謂誤聽也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

者還旋音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者

也富貴非可惡也亦顧其時何如耳如堯舜在御則廟堂之上不可無皋夔而猶然為顏闔之行吾恐其非惡富貴也或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三 牛集上

祇以藏拙耳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

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呂祖云萬物皆是假惟有一道

真此真字學者不得草草讀過在天地為太極在人身為先天真一之氣自情竇開則真氣喪故玄門有採真之遊真以

治身也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家國天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

苴糞草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

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

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陸西星曰所以謂心之所往

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不彼不以為非也其所以之者差也子列

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

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
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

音撫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

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為人嚴酷舍人折弓

狗而殺子陽禍不及列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走而從於

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

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

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三

牛集三 八川人

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音現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

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

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

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

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諸侯之 三卿也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

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

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居屠肆而守義 若說者不當以

屠羊目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蓋屋草 蓬戶不完桑 之矣

以為樞而甕牖一室破甕 為牖褐以為塞以褐衣 塞牖上漏下溼匡坐而

弦鳴琴也子貢乘大馬中綳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

華冠洗音履冠裂如花謂曰華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

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

貧也非病也子貢逡音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友學以為人學當為己而反以為人教以為己教當為人而反以為己仁義之

慝依仁義以為奸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原憲所言語語皆規子貢也子貢即善辨亦不能不愧屈

矣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虛浮之貌手足胼胝音支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冠久而敝捉衿而肘見言袖短納履而

踵決見履之敝曳絀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有節奏也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忘形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三 牛集上 上。川

忘利凡有志者皆可能也至於忘心非心齋坐忘不能故下文云顏回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

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國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以給飢音堅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

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

回之意耶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足乎已無待於外也審自得者失

之而不懼在我者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不以

知為愧耶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耶之得也不知者以回之不仕

為回之有所得而夫子用行舍藏與回同心故不曰回之得而曰耶之得也中山公子牟魏之公子封中

山君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魏闕王之象魏門也

志在富貴則不能忘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知生之為重則生之外無足重者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瞻

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

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瞻子教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蓋

則見境生情所以學道之人先要降此識神不然則清淨之中不勝擾擾而元神惡之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不能以勝欲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死也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

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一念

萬緣皆空而後真性始得牟以公子學道視韋布之士薰習猶深故勝之愈難所謂身雖隱而心不隱也孔子窮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音傘不糝純顏色甚憊音

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凌轍之意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三

牛集三

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

無以應人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

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

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耶抱仁義之道以

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

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耶

其幸乎孔子削然孤高之貌反琴復鼓而弦歌子路拞音然執干而

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仰夫子之道如天地古之得道者

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名而共伯名得乎邱首山名共伯修

之難諸侯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湯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

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也居於猷猷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

我者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不若是而已猶言不寧惟是此段居乎卡隨替光之首者以投

淵為二人之望也湯將伐桀因卡隨而謀卡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替音務光而謀替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徂兵須力弑君須忍辱吾不

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卡隨卡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音朔聞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

函

牛集十二

乃自投稠音周在穎陽水而死湯又讓替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

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替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

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上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

而自沈於廬水按三自沈乃慕洗耳與汗牛口之風而過焉者也君子之所不取昔人謂三代之後士惟恐不

好名孰知三代之前士有好名如此之甚者乎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

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

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曰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一倍其祿就官

一列重其爵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

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

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

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不以人壞三段乃上聖至德之事作一肩

下正明周之不然所以今周見殷之亂而遠為政上謀而下

行貨上則用謀而阻兵而保威阻撓人之兵割牲而盟以為信

不能以德為信揚行以說眾不能見而民莫不說而殺伐以

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推尊亂德之周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

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音乎周以塗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

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

戾行如管仲之事桓公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至世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五牛集十二

殷末臣弑其君者國有子弑其父者比肩篡逆之風將何底

止故夷齊不餓於他山而餓於首陽者何也蓋君明臣良百

姓熙皞陽舒用事之世也主暴臣逆世界愁苦陰慘用事之

世也夷齊之餓首陽而死之心祈聖主當陽反斯世為唐虞

回陰慘為陽舒耳豈止愧萬

世天下為人臣之懷二心者

復圭子曰此以讓王名篇輕富貴也蓋其所重者不在富貴

而在生也人苟知生之為重即天子可藐天下可輕矣昔堯

以天下讓許由而許由不受者不以天下之大入其耳也讓

子州支父而支父不受者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舜讓天下於

子州支伯而支伯不受者不以天下易其生也以天下讓善

卷而善卷逃入山者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又以天下

讓石戶之農而農攜妻子以入於海者謂至德之士知有其

身而不知有天下嗣是太王棄邠遷岐無以養人而害人不
惟自尊其生且知百姓之生尊也惟尊生者可以富貴不以
外物而賊生惟尊生者可以貧賤不以貪得而損生胡今人
兩者胥失終身不解也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逃乎丹穴
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爲君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韓
昭侯盜不有天下而不肯廢左右手者知兩臂重於天下也
身又重於兩臂韓又輕於天下君胡爲爭其所輕愁身傷生
而不顧也顏闔不受魯君之幣使者復至而先逃此豈惟輕
富貴且直惡之矣若顏闔者可謂得好惡之真也由此觀之
萬物皆是幻惟有一道真此真乃人生先天真一之祖炁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三

牛集十二
八十三

者須尋侶伴訪仙師覓外護以返還此真炁乃可以長生久
視若帝王之功家國天下之事業儒者以爲奇觀而真人視
之特緒餘與土苴耳完身養生者之所不屑也視富貴雖可
欲也不啻如一雀生尤可欲也不啻如隨珠世人舍所重以
徇所輕何異以隨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乎列子不受鄭子
陽之餽粟非惡粟也惡其不出己見而信人言以餽遺安知
他日不以人言而罪我此其所以不受也故後鄭子陽之難
作而禍亦不及焉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從之遊後昭王返國
賞及屠羊說詎知屠羊說之所見有超乎爵祿之外者曰大
王失國彼失屠羊大王反國彼反屠羊以故業爲爵祿而不

以外加爲爵祿若而人也不敢任受失國之罪故亦不敢任受反國之功耳昭王嘉其品欲常常而見之屠羊說以王爲廢法而輕下士也不聞命焉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爲我延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以三旌較屠羊其貴賤懸矣以萬鍾較屠羊之利其貧富又懸矣然而終不可貪富貴而致吾君有妄施之名不受寧以屠羊終焉原憲居魯茅茨而桑樞甕牖而褐塞匡坐而絃歌其自得可知矣子貢軒車往見原憲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憲獨愧希世比周者學不能爲己教不能爲人借仁義以文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毛

牛集十一

奸而飾與馬以驕人者吾不忍也子貢其何詞以對曾子居衛袍緼形勞烟火希舉冠纓斷絕曳縱而歌商頌聲徹天滿天徹地滿地其聲鏘疑出於金其聲確又疑出於石天子得而慕之不得而臣之諸侯得而師之不得而友之故養形者忘利煉精還氣也養志者忘形煉氣還神也至於致道而忘心則煉神還虛矣孔子以顏回之貧而勸之仕不知回不知其貧也有負郭之田五十畝飢粥之所給郭內之田十畝絲麻之所資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有夫子之道其樂在性天而不在仕進也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知足也不以利而傷行善哉回之自得也不以外失而有懼善哉回之內修也

不以無位而取作用行舍藏吾與回有同心不惟回之得而亦邛之得也中山魏公子牟慕道而居江海心猶未忘魏闕求禁止之術於瞻子瞻子曰子能知生之爲重則外物皆輕矣胡牟明知之而以生與外物較其數不勝也瞻子曰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神不勝擾欲必爲元神之所惡子強不從者而從之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又一傷也故曰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火食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子路子貢以爲君子之無恥孔子曰君子當其通時非通也通於道之謂通當其窮時非窮也窮於道之謂窮今邛有其道而無其遇何以爲窮當窮而道在遇難而德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天

牛集十二
八十三

歲寒霜雪然後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子以爲憂而邛以爲幸也孔子反琴弦歌如故子路執干而舞其所得猶淺也子貢乃撫然曰吾今而後始知夫子之道猶天地吾安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道之有窮通猶天地之有寒暑風雨古之得道者無往而不樂所樂非窮通也視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耳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邛首古之人又有甘窮死而不甘於通者一見於北人無擇謂居畎畝者胡爲而遊巖廊羞受舜禪而寔投於清冷之淵再見於卞隨謂湯伐桀而與我謀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乃自投稠水而死三見於瞿光以不義之祿爲不可受無道之士

爲不可踐况肯尊居民上乎乃負石而沈於廬水若而人也
非惟不知有窮通且不知有死生三人之心何心哉逆知揖
讓者征誅之漸也放伐者篡弒之始也目不忍見耳不忍聞
故以一死而挽愈趨愈下之頽風後有聞風興起者伯夷叔
齊是也其始而之西周也以西周有有道之人也已而不受
周之爵祿也猶不能忘情於神農之世祭盡敬而不祈福治
盡信而無所求不以人之壞自成也則不利其壞可知不以
人之卑自高也則不樂其卑可知不以遭時自利也則不願
逢時又可知今周獨不然殷好亂而周好整殷無識而貨聚
周用謀而財散殷人畔而心離周人聯而信結其作誓以要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无

牛集上
卷之三

眾也征伐以市利也何爲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殷乎
獨不聞上古之士其遭治世也以一身任天下而不辭其遇
亂世也欲苟存於旦夕而不忍吾與其傍周以辱吾身也何
如遠避之以潔吾行乎於是逃之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二
子之於富貴可已則已非爲苦節不可貞也亦非恥爲含垢
以立虛名也身處商周之交世界缺陷君臣分絕吾欲以渺
然之軀率天下諸侯西向返周爲商力既有所不能吾欲隱
忍以商臣而踐周之士食周之毛義又有所不可惟有死之
一字可以贊化育扶綱常傳當時後世篡臣凜凜然而改心
易慮則夷齊非聖之清也實聖之任也非帝聖之任也實聖

之時也卽至人上聖居夷齊之地處夷齊之時不得不爲夷齊之餓也後有作者弗可及已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辛

牛集十二